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耕帖卷二十三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一

孔穎達禮記正義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爲三禮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禮記總陳虞夏商

周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
禮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
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絕滅無
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王應麟困學紀
聞夏時坤乾可以見夏殷之禮易象春秋可以見
周禮此三代損益之大綱

有以三本言禮者荀子禮論篇禮有三本天地者生
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故禮
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有以三起言禮者正義引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
起於太一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有以三
支四名言禮者李覯周官論人之和必有發也於
是因其發而節之和久必怠也於是率其怠而行
之率之不從也於是罰其不從以威之是三者禮
之大用也故節其和者命之曰樂行其怠者命之
曰政威其不從者命之曰刑此禮之三支也在禮
之中有温厚而廣愛者有斷決而從宜者有疏達
而能謀者有固守而不變者是四者禮之大旨也

於是乎又別而異之溫厚而廣愛者命之曰仁決斷而從宜者命之曰義疏達而能謀曰命之曰智固守而不變者命之曰信此禮之四名也三支者譬諸手足為四名譬諸筋骸之類焉言人則手足筋骸在其中矣言禮則樂政刑仁義智信在其中矣

禮記正義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

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周禮六也
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
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
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
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
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
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
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
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

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殘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唐生傳禮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也又引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

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義殘闕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是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脩盧植云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案孔氏說周禮

據漢書言得六篇鄭言得其五篇不同者漢書兼考工記於中未分明言之鄭則詳述其事耳至戴記之源流徐堅初學記云漢宣帝時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傳於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德乃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馬融又加月令明堂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案陸氏釋文戴德刪古禮二百十四篇即隋志所謂劉向考校經籍得河

間獻王所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又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非劉后氏記又漢志曲臺后倉只有九篇無一百八十篇皆與初學記不合故鄭氏通志馬氏文獻通考俱從隋志但徐堅撰初學記成於唐元宗之時在隋志釋文後不應乖異如此蓋七十子所記一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凡一百七十一篇加后氏自撰記九篇適符

一百八十之數隋志不言曲臺略也然則戴記之源亦是六種隋志不數曲臺故言五種矣

鄭樵通志藝文略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推本而言周官則是困學紀聞漢志謂之周官經序錄云劉歆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意者周禮之名昉於此乎然後漢書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也閻氏若璩箋河間獻王傳亦云周官又按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衛宏賈逵馬

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於此賈公彥曰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李覯周官論皆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臨孝存謂爲末世之書作十難七論以排之何休以爲六國陰謀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非古聰明睿智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朱子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程子曰周禮不全是周公書亦有漢儒投入者黃氏日抄夾漈鄭氏嘗謂周禮一書詳

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闊略人主之身從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傅會之說至孫處又獨爲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爲之而未嘗行也困學紀聞九峯蔡氏云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冬官足

闕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閻氏若璩非之云
按古者三公多兼官惟六卿是實職周禮盡載其
實職者也其中有三公云何三孤云何皆六卿職
之所及亦莫或遺蔡氏說頗傳會翰棻孫說周官
不與書及孟子合禹貢夏書周監其制度而修之
隨時有所損益故九州不能盡與之合也召誥洛
誥紀事之書與周官定為經制者自有詳略然得
卜則經營卽匠人營國之灋也自服于土中卽大
司徒土圭之灋也未見所謂不合者孟子言班祿

之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言其限制周官合附庸閒田詳其封土似異而實同也至於武成周官之書晉時始出豈可膠執以議古經乎

困學紀聞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周禮三百六十官漢志禮經三百臣瓚注云周禮三百是官名也禮經謂冠婚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朱子從瓚說謂周禮乃設官分職之書禮典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文獻通考胡五峯曰孔子定書周官大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周禮考

之大宰建邦之六典夫大宰統五官之典以爲治
者也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散
之妄也又陳氏曰鄭衆以書周官爲即此周官也
失之矣書止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非書類
但周禮六官實本於周官周官叙其凡周禮詳其
目則鄭衆之說未得爲失而其大可疑者則邦土
邦事之不同也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二官各有攸司蓋自
唐虞九官禹契所職則已然矣今地官於教事殊

畧而田野井牧鄉遂稼穡之事殆皆爲司空職耳周官初無邦事之名今所謂事典者未知定爲何非書闕亡而以考工記足之天下之事止於百工而已耶翰案考工記本古人考課百工之書漢人取以補冬官之缺非司空一職止於此也小宰職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卽冢宰之事典也謂之周官出於晉代以水土爲司空所掌故易邦事爲邦土鄭司農注初未嘗引邦土之言也

陳汲之曰周禮設官雖以三百六十爲額然職事員

數不止於此以天官考之凡則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關司門其數不可考者尚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皆五百餘人則六官凡三千人賈疏凡六官序官之法其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謂若宮正宮伯同主宮中事膳夫外內饔同主造食如此之類皆是類聚羣分故連類序之二則凡次序六十官不以官之尊卑爲先後皆以緩急爲次第故此宮正之第士官爲前內宰等大夫官爲後也

賈疏周禮之內宗伯之類諸言伯者伯長也以尊長爲名縣師之類言師者皆取可師法也諸稱人者若輪人車人腊人鼈人之類即冬官鄭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言氏者有二種謂若桃氏爲劍築氏爲削之類鄭注冬官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馮相氏保章氏師氏保氏之類鄭注引春秋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是也諸稱司若司裘司市之類皆是専任其事事由於己故以司言之也諸典婦功典絲典枲之類言典者出入由己課彼作人故謂

之典也諸稱職者謂若職幣職內職歲財不久停職之而已凡云掌者有三義一者他官供物已則蹔掌之而已若幕人供帷幕帷帟掌次張之也二則掌徵斂之官若掌皮掌染草之類是也三者掌非己所為則掌節掌固掌疆本非己造廢壞脩之而已自外不稱典司職掌者皆是逐事立名以義詁之可曉也干寶周禮注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訓其徒何師之類言職者主其業職內之屬言衡者平其政虞衡之屬言掌者主其事掌

舍之屬言氏者世其官師氏之屬言人者終其身庖人之屬不氏不人者權其材也宮正膳夫之屬案此法爲賈疏之所本而疏則發明尤暢達矣

賈疏周禮之內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而府又在史上唯有御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鄭云以其掌贊書數多也又有府兼有史以其當職事繁故也或空有史而無府者以其當職少得史即足故也至於角人羽人等直有府無史以其當職文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之故直有府也腊人食醫

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

周禮之內唯有天府一官特多於史以其所藏物

重故也又云周禮上下文有胥必有徒胥爲什長

故也腊人之類空有徒無胥者得徒則足不假長

帥故也食醫之類胥徒並無者以其專官行事不

假胥徒也困學紀聞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通與

總言共爲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愚考之通典

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二千六百四十三人

劉百詩箋云按文獻通考云此數未知何

據據周禮當作二萬五千二百六十六人外諸侯

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此乃官數非謂府史胥
徒也

天官冢宰鄭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
也又云不言司者大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
也賈疏此官不言司對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皆云
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群職故言司此天官則兼
攝群職故不言司也若然則春官亦不言司者以
共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亦不言司也大宰
卿一人鄭注變冢言大進退易名也百官總焉則

謂之家列職於王則稱大家大之上也山頂曰冢

貫疏宰者調和膳羞之名此冢宰亦能調和衆官

故號大宰之官案商書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正從宰字生意

國學紀聞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

皆領於冢宰宗祝巫史卜筮鼓侑皆領以宗伯此

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周之典也滕侯爲卜

正呂伋爲虎賁氏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左右攜僕

庶常吉士及其衰也闇椓癖共婦寺階亂膳夫內

史趣馬師氏締交於燮寵瑣瑣姻亞私人之子竊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詘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間有詰責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為一體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矣五峯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殆未之思也何氏讀書記閽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大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大宰之於王不惟佐之治國而亦

誨之齊家者也後之人以爲此君家事而爲之大

臣者亦以爲天子之家事人臣則不敢執而問也

其家之不正而何國之能理乎然後知閽寺嬪御

之繫於天官周公所以爲後世慮至深遠也

蔚絜趙云官府者治之所由出也然治天下者官府

壞天下者亦官府左傳云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故

六典而外八灋爲先焉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獘邦治鄭司農曰

官刑謂司刑所掌墨辠劓辠宫辠刖辠殺辠也官

計謂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此說官刑
是正五刑施於天下非爲官中之刑此說官計無
歲計之後鄭易之云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日
官刑上能糾職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斷羣吏
之治於義爲當
以八則治都鄙易祓周官總義秋官有都則而無家
則蓋卿以六命爲小都公以八命爲大都大宗伯
職云五命賜則王之大夫四命雖受之以八則而
未與賜則之數故采邑不謂之都而謂之家八則

雖通用於三等采邑而以都爲主故總之曰治都
鄙魏校云公卿大夫在王朝則臣道也故以八灋
治之灋者從上之令下不自專在封邑則君道也
故以八則治之則者受飭於上下得自專也
國學紀聞八則禮俗以馭其民呂微仲謂庶民可參
之以俗士以上專用禮此說非也大傳百志成故
禮俗刑呂成公謂禮俗不可分爲兩事制而用之
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
謂之禮俗翁案鄭注禮祀昏姻喪祭舊所行也亦

以禮俗合言

梁寅云馭羣臣者操其權故曰柄馭萬民者舉其綱故曰統

劉瑾云詩棠棣親親也伐木敬故也南山有臺進賢也棫樸使能也彤弓保庸也湛露尊貴也采薇遣吏也鹿鳴禮賓也

大宰三農生九穀先鄭謂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也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苽案膳夫食用六穀

先鄭謂稌黍稷粱麥苽蓋據食醫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爲言後鄭去秫大麥而加粱苽就兩注通之也賈疏亦據食醫而解粱苽又謂前七穀之中依月令麥屬東方黍屬南方麻屬西方豆屬北方稷屬中央（案月令當作菽屬南方黍屬北方疏偶誤）知有黍稷麻豆麥稻與小豆所用處多故知有稻有小豆也必知有大豆者詩云蓺之荏菽荏菽大豆后稷之所殖故知有大豆也今合月令之五穀食醫之六穀參之稌即稻也菽爲豆之總名

月令止言其食菽與雜未嘗分大小豆既併二麥爲一大小豆亦當併爲一穀秫即今俗所謂高粱宜酒材故月令乃命大酋秫稻必齊程氏瑤田著九穀考以稷爲秫其說倡而辭甚辨細爲考之稷與黍相似黍黏而稷疎爲異不得與高竿大葉之秫混而爲一明矣今定爲麥菽稷麻黍稌粱苽秫庶幾以經證經爲吻合爾粱即粟也今俗謂之小米黃粱常用之物赤粱粟爲穈白粱粟爲芑均以色別而先種後熟之穜後種先熟之稑詩云重穋即穜稑也

亦皆指粱粟言也
困學紀聞王之膳服雖不會而九式有羞服之式冢
宰所均節也待王之膳服不過以關市之賦則其
用儉矣魏鶴山曰康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爲口率
出泉三代安有口賦王介甫用之以誤熙寧皆鄭
注啓之王與之訂義周官制賦不過因地之所有
而斂之卽關市之賦亦非口率出泉若以賦爲口
率出泉則自有商賦又有丁稅也王應電彙傳口
率出泉商賈取稅斥賣官物有息皆漢以後事用

以解九賦誤甚

業時禮經會元九賦斂財九式均財皆不及軍旅者豈非農皆為兵兵皆自賦初無煩於廩給亦不煩於均節歟又云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而後八府得以式灋頒之司會得以式灋會之是以人主不敢踰式灋而過取有司亦不敢違式灋而濫供也

輸樂後魏太武帝畋獵詔尚書發牛車載麋鹿古務不與後唐監軍張承業勸課農桑畜積倉穀莊宗為王時或須錢蒱博及給賜伶人不可得此三

代役儐見之事

嬪貢鄭注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賓貢皮帛之屬又云元謂嬪貢絲枲器貢疏此九貢皆是諸侯貢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爲賓貢賓貢者非也若言嬪貢謂絲枲堪爲婦人所作是也翰案周禮有古今文猶尚書有伏孔論語有古齊魯各明一義

九兩主以利得民先鄭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稅薄利之後鄭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案後鄭說長

陳祥道禮書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天與五帝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天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

及納亨釋文亨普庚反注同劉普孟反劉昌宗爲周禮音亨烹古字通讀去聲此音久不用矣

王氏新義唐虞時事簡而濶略故至於三載考績九載然後黜陟幽明成周時事繁而濶詳故歲終則廢置三歲則誅賞亦各因其時而已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鄭注杜子春云宮當爲官

元謂宮刑在王宮中之刑案此下接云以治王宮

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又下文觀治象乃退以宮刑

憲禁于王宮則作宮刑審矣葉時禮經會元湯制

官刑雖以爲有位之儆而實起君心之敬故伊尹

曰嗣王祗厥身小宰宮刑雖以爲王宮之禁而實

格君心之非故周官以其職貳大宰

鄭伯謙太平經國之書按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則

以官府之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則有胥以治

敘宮伯掌王宮士庶子之政令而歲終必均其敘內史以八枋之灋詔王治而納訪必掌其敘鄉師凡邦事令作秩敘下而里宰合耦於耡亦行其秩敘蓋治衆必有敘乃不紊亂故小宰以六敘正羣吏爲先務案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大臣法也以官府之六計弊羣吏小臣廉也二者相爲表裏

鄧元錫三禮繹六典言經常之道人君所總操六職言主掌之事人臣之分職故其文略同

葉時禮經會元先王以六職辨邦治則專權不混以

六聯合邦治則衆力共襄翰案此即大易中庸所
謂經綸也
斂弛之聯事杜子春弛讀爲施後鄭如字訓謂荒政
弛力役賈疏杜子春弛讀爲施者若依施施是施
專不必速若弛則於事廣矣故後鄭不從之
聽稱責以傅別鄭注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
杜子春讀爲傅別後鄭從杜訓傅別云謂爲大手
書於一札中別之又說聽賣買以質劑之質劑謂
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傅別質劑皆

今之券書也事異異其名耳案傳別今俗之借票
也質劑今俗之合同也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
亦如七事者令百府官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
治訟鄭注七事謂先事如之者三也又云七事故
書爲小事杜子春云當爲七事書亦爲七事案先
四謂從祭祀至賓客如之者三謂從軍旅喪荒承
上言恰爲七事故書作小事則於七者外推言之
鄭雖不從而要可備一義也

王志長周禮注疏刪翼宗廟之祼王與后爲之賓客之祼宗伯代爲之王不酌賓客而有受酢示君無酌臣之義也

周官正月周之歲首也正歲夏正月也建子爲正月以尊王統建寅爲正歲以順天時周蓋兼夏正用之顏淵問爲邦夫子首告以行夏之時本周禮也

王昭禹詳解縣以治象使有目者皆覩狗以木鐸使有耳者皆聞

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

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與禮記檀弓杜蕢所謂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者職業不同此可見春秋時官制之變矣

宰夫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先鄭曰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宰夫主宰諸臣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之曰家伯冢宰後鄭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逆謂上書王昭禹詳解諸臣非無逆也以出納者臣之事故以復言萬民非無復也其無

所詢而有言則謂之逆

太平經國之書周官於祭祀賓客多述及之者先王待賓客之禮一以神道行之也如享之用祼而賓客亦有祼作之用俎而賓客亦有俎樂之有相宗廟則然而賓客亦如之徹之有歌大祭祀則然而大宰亦如之蓋將以祭祀之心而爲待賓客之心也雍案仲弓問仁夫子告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可見古先王主敬之心賓祭並重也

魏校沿革傳小宰所辨六職各官府總分者也宰夫

所辨八職毋官府自分者也又曰詳課之瀆大宰
提其綱故以歲會核其大者小宰挈其紀故以月
要核其次者宰夫兼理其目故以日成核其小者
而要之賢否無所匿矣斡案仲弓爲季氏宰問政
夫子告之以先有司此物此志也

宮正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先鄭云故謂禍災
令宿謂宿衛王宮春秋傳曰忠守必危況有災乎
後鄭謂故凡非常也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
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

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謂諸侯
也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
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者令宿之事蓋亦存焉又
幾其出入先鄭曰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能出
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後鄭
謂幾苛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此皆增成司農義
康成之注其大醇類如此

王志長周禮注疏刪翼治朝之宮掌之宮正禁中之
官掌之内宰故天官中惟宮正内宰獨言均其稍

食所以養士大夫之廉恥者多矣王安石新義稍
食以月會行事以歲會養之者詳而責之者略人
君之仁也舉君先其事而後其食人臣之義也
宮正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
執燭先鄭云火絕之禁凡邦之事蹕宮有事王宮
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後
鄭謂事祭事也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祭先公
先王於廟中隸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爲
明春秋傳曰有大事於太廟又曰有事於武宮案

後鄭以事爲祭事引春秋傳爲說甚確若司農讀
事字無所指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先鄭云庶子宿衛
之官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
後鄭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
其支庶也又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先鄭曰庶子衛
王宮在內爲次在外爲舍後鄭謂次其宿衛所在
舍其休沐之處案先鄭謂庶子宿衛之官若夏官
諸子是下大夫不合宮伯掌之故後鄭不從旣破

上庶子之說則內外炎舍有所隔絕故併易之
禮經會元宮正宮伯皆郎衛也太僕虎賁司隸所掌
皆兵衛也王之左右前後則其地密備王之顧問
應對則其任專又曰均之宿衛也宮正宮伯統於
大宰虎賁太僕統於司馬司隸則統於司寇而師
氏又爲司徒之屬者宮衛不可以不相聯兵權不
可以不相制也
王昭禹詳解國子在學則隸於大司樂在宮則隸於
宮伯在軍則隸於諸子

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賈疏以樂侑食

即是王制云天子食日舉以樂案論語微子云亞

飯三飯四飯鄭云皆舉食之樂彼諸侯禮尚有舉

食之樂明天子日食有舉食之樂可知矣翰案周

樂殘缺食樂無可考晉書樂志杜夔傳舊雅樂四

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

聲辭又云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尚

書奏使太僕傅元中書監荀勗黄門侍郎張華各

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勗云

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爲樂章又鹿鳴

以宴嘉賓無取於朝消之舊聞未知所應劭乃除

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除三朝朝宗之義

又爲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詩并食舉樂歌詩合

十三篇志㦸荀勖所作食舉樂東西廂歌金篇煌

煌七曜重明交暢我有嘉賓是應是既邦政既圖

接以大饗人之好我式遵德讓云云亦模範鹿雅

爲之然則漢魏食曲皆用鹿鳴至晉始改爲之歟

禮經會元膳夫於燕食則奉膳贊祭所以起其敬

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所以謹其微侑食以樂卒食以樂所以導其和

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鄭注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又王齊日三舉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賈疏齊謂致齊散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大牢粢玉藻云朔食加日食一等則於此朔食當兩大牢後儒或易三舉為不舉案齊日三舉謂日中及夕皆不餕朝食之餘以遠褻也祭祀吉事未必與下文諸凶事同為不舉既云舉則

無不殺牲之禮矣莊子人間世顏回曰回之家貧
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可以爲齊乎子曰
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不茹葷謂去辛物如葱薤
之類耳禮記玉藻膳於君有葷茢於大夫去茢於
士去葷注葷薑及辛菜也荀子志不在食葷楊倞注
葷葱韭也羅願爾雅翼西方大蒜小蒜興渠慈葱
茖葱爲五葷以熟食則發淫生食則增恚皆損性
故不食道家五葷謂韭蒜芸薹胡荽薤也翻譯名
義集梵網經五辛者一葱二薤三韭四蒜五興渠

諸說小異要是謂菜之辛烈者爲葷非謂牲殺也

自二氏學熾統葷內而無別遂使此經及魯論之

義晦而不明張甄陶四書翼注說齊必變食有二

義避不潔之氣以清其心（謂不茹葷也）加常膳之品以

助其氣（謂日三舉也）清心所以交神助氣所以慎禮也

古禮繁重拜跪登降非強有力者不能勝故齊加

於常非謂薄飲膳也此爲顛撲不破之論朱氏彝

尊謂惟酒無量則並酒亦飲之矣陳超就正編案

國語周語先耕籍三日王即齋宮乃淳濯饗醴及

期饗醴乃行尤爲齊日飲酒之證可補朱氏之遺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先鄭云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兎六禽雁鶉鷃雉鳩鴿後鄭謂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獸及六摯宜爲羔豚犢麛雉雁凡鳥獸未孕曰禽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又釋文引干寶注麛作麋熊作羆案孟子云熊掌亦我所欲左傳云胹熊蹯不熟蓋熊之美在掌實爲異味不常供也後鄭以狼易之是干寶注作羆

證以魏風懸貆雖亦有據而要未若很厲齊之尤

明確也至先鄭以六禽爲六鳥對六獸言之與爾

雅四足而毛謂之獸兩足而羽謂之禽其說正合

後鄭雖據大獸小禽以破之似未若禽對獸之爲

當也賈疏謂鶉鴽鳩鴿四者於經無所據案羅氏

獻鳩以養國老內則有雉兔鶉鴽又言爵鷃又言

鶉羹三物實有經據惟經不言鴿今人猶多用之

流傳在昔當亦非鑿空之論也

邸當國周禮說膳夫庖人等官所掌雖以養君之體

而君德亦係焉故用之必以其時調之必宜其味

苟肥澤鮮美之是耽而貪冒沈湎之弗戒則所掌

之人有罪矣

庖人共祭之好羞鄭注若荆州之鰿魚青州之蟹胥

釋文引字林胥先於反蟹醬也廣韻作蝑司夜切

鈕匪藏鱻貢疏謂禹貢徐州貢蠙珠暨魚荆州無

魚文是文不備是知好羞皆是魚也案此則圓通

注義而實失之說文羞進獻也從羊羊所進也從

丑丑亦聲廣韻致滋味爲羞羞以美食進獻皆謂

之蓋豈限於魚哉即注以鮮魚蟹胥並言蟹介類之屬亦非魚也

共羞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注禽獻獻禽於賓客也獻古文爲獻杜子春云當爲獻案獻與羞相類爲義故鄭從杜作獻也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注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以牛脂和之腒乾雉鱐乾魚膏臊豕膏也以豕膏和之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也鮮

魚也羽鴈也膏羶羊脂也元謂膏腥雞膏也又謂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賈疏牛屬中央土故以死之脂膏殺其氣又云夏時金死犬屬西方金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又云雞屬東方木時木死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又云羊屬南方火冬時火死魚鴈食之太盛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案五行不言北方冢之脂膏者以其中央土王分

於四時土賊木但無中央食法故不言冢之脂膏也案此注訓義甚微牛廚司徒四語必本於古之成書

易祓周官總義經言不會者五裘與皮事惟王不會服與飲酒膳𩟄之不會則后亦與焉膳則世子亦不會蓋膳常禮也若裘與服則有華靡之戒膳𩟄飲酒則有槃遊沈湎之戒觀有司之會不會而先王教世子之道寓焉矣

牛夜鳴則庮馬黑脊而般臂螻先鄭說庮朽木臭也

螻螻蛄臭也釋文庮音由徐餘柳反干云病也螻干音漏內病也令升注不及司農之詳豕盲眡而交睫腥杜子春云盲眡當爲望視從內則正之後鄭說腥當爲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此似有所取驗然以上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illegible]洽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則此何腥字正應上腥字未可徑改經文也

內饔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先鄭云刑膴謂夾脊肉或曰膺肉也骨鱐謂骨有肉者後鄭謂刑剸羹

也膴牒肉大臠所以祭者骨牲體也鱐乾魚先鄭

合刑膴與骨鱐皆爲一物故後鄭易之

陳祥道禮書羅氏獻鳩以養國老司徒以保息養庶老司門以財養死政者之老若外饔酒正槀人所謂耆老則總三者言之也

亨人職內外饔之爨亨煑辨膳羞之物注爨今之竈賈疏周禮儀禮皆言爨論語王孫賈云寧媚於竈禮記祭法天子七祀之中亦言竈若然自孔子已後皆言竈故鄭云爨今之竈案詩小雅楚茨篇云

平嫏嬛館補校

執爨踖踖毛傳爨饔爨孔穎達正義饔爨以煮肉饔爨以炊米亨人職內外饔之爨謂饔爨也

甸師賈疏案載師云任近郊之地次即云公邑之田任甸地甸地即在百里遠郊外天子藉田又在南方甸地故稱此官為甸師也然此官主地事不在地官者以其供野之薦又給薪蒸以供亨飪故在此次亨人也

禮經會元飲食之官雖曰共王膳羞而實祟祭祀之事先王以事人之禮事鬼以事存之禮事亡一食

而且祭其先一物而不忘其本而況粢盛之薦乎
以何師而列於食官見先王一飲食而不忘孝也
又云以天子而躬秉耒則天下孰不勤於耕以耕
藉而共粢盛則天下孰不勸於孝其田千畝或有
來田使之共蕭茅果蓏之薦而又足以示天下之
無曠土其徒三百人自耕藉之暇則使之以薪蒸
役內外饔之事而又足以示天下無游民
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
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

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後鄭引詩取蕭祭脂及郊特牲蕭合黍稷云云以爲是蕭之誤又謂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蕭從杜如字讀而於茅取鄭大夫義縮酒自在茅字內後鄭好改經字於此最謬𨙫取

魏校沿莊傳句師非宗廟盜而刑戮於是示得罪祖宗己不攸赦也王志長删爲同姓之刑於甸師正也有爵亦得刑於甸師親親之誼也故秋官掌

四掌幾兼言有爵以仰貴賢而何師止言同姓以專親親仁之至義之盡也翰案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稱甸人與何師異應是何人爲殷時官號周改何人爲何師而仍其法度因殷禮而損益之此其一端也

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鄭注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也及狐狸之類王氏新義冬物成之時狼殘物

之尤者夏田稼之時麋害稼之衆者春秋書多麋爲此也各於其害物之時習而獻之明設官主以除民物之害春秋獻獸物亦然此與雍氏春令爲阱擭之利於民者同意翰案介甫說視舊注爲勝八蜡之祭迎貓迎虎亦此義

獻人春獻王鮪鄭注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賈疏取魚之法歲有五案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取矣一也季春云薦鮪於寢廟即此所引者二也又案鼈人云秋獻鼈魚三也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

人入澤梁與孝經緯援神契云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同時是十月取魚四也獺則春冬二時祭魚也案潛詩云季冬薦魚與月令季冬漁人始魚同五也是一歲三時五取唯夏不取案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以其非時里革諫之乃止

獻人凡獻征入于玉府與文王治岐澤梁無禁異者蓋文王當商季病民之日非爾除一切苛煩不能救時之凋敝漢高入關約法三章正暗師文王之意世際承平懋遷有無化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

乎魚元公制禮而設歛征於阜通財賄之中且以
抑末由此推之漆林之征園廛之征胥是道也
鼈人掌取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㒼胡龜鼈之
屬釋文引干云對也案甲蟲形體似互字之交故
以名焉
鼈人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先鄭云簎謂以杈刺
泥中搏取之貍物龜鼈之屬自貍藏伏於泥中者
後鄭謂貍物亦謂鱴刀含漿之屬釋文簎莊子云
冬則擉鼈於江擉音叉角反義與此同賈疏鄭云

魚亦謂自貍藏者若不自貍藏則在上漁人取之
矣案蘇軾謝人見餉詩冰下爽魚漸可叉蓋爽時
魚潛網罟不可得必以叉取之則魚亦有貍藏之
時故並鼈言之蜃鄭訓大蛤干寶云鰌類案古無
以蜃爲鰌者干說非也葉時禮經會元獸以時田
魚以時梁鼈龜亦以時籍王之奉養有節矣
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鄭司農云蠯蛤也杜子春
云蠯蜯也注兩引之賈疏蜯卽蛤亦一物案蜯古
文蚌字李時珍本草綱目蚌與蛤同類而異形長

者通曰蚌圓者通曰蛤故蚌從丰蛤從合皆象形也後世混稱蛤蚌者非也又案神農本草經上品牡蠣一名蠣蛤所謂蛤者是也下品馬刀爾雅謂之蜌所謂螷也許氏說文圓者曰蠣長者曰螷故自分明蚳鄭注蛾子國語曰蟲舍蚳蝝王志長刪翼里革以舍蚳蝝爲仁周公以共蠃蚳爲禮時與非時而已

腊人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注脯非豆實豆當爲羞聲之誤也鄭司農云膴胖肉鄭大夫云胖

讀爲判杜子春讀胖爲版又云膴胖皆謂夾脊肉又云禮家以胖爲半體元引公食大夫禮及有司內則之文以膴是牒肉大臠胖宜爲脯而腥胖之言片也析肉意也案腊人掌凡乾肉之事大臠鮮肉不與經合膴胖自半體乾肉疏引遊酒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膴胖何鄭答雖鮮亦屬腊人鄭答無所發明以豆爲羞徑改經字亦非固未若依經立訓也

王應電周官傳凡畋獵有時方其入山澤也則有餘

羨郵叢館補校

而無用及其設禁也則欲用而不得故於其多時取以爲脂所以用足而不費且不至於多殺亦所以養不忍之心也

魏校莊渠傳通乎方技者可以爲醫工不可以爲醫師醫師通乎道者也不能兼衆醫之技而能使衆醫各盡其所長翰案此說甚精可通於一个臣之治國

天官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與夏官槀人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
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享
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之皆中
膚既禀稱事之大經也

楊龜山曰食醫無一言及於醫所以治未病也至於
疾而後醫則末矣

王應電周官傳食醫以王爲主疾醫以萬民爲主大
人治於未病而其法道乎下卑者不能備物也小
人治於已病而其法通乎上尊者不敢直指也

疾醫言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
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括一部素問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括一部本草以五氣五
聲五色眡其死生括一部難經兩之以九竅之變
參之以九藏之動括一部脈訣凡民之有疾病者
分而治之括一部肘后方
瘍醫以五氣養之注五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素問四
時木火金水合中央土五行之氣則爲五氣素問
有四氣調神大論以土王分屬四季亦五氣也義

蘊甚深似不必徑改經字

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注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堥置石膽丹砂雄黃礜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賈疏見今時合丹藥者皆用黃瓦缻爲之亦名黃堥案即今外科之降丹也但後人多以意爲之未必如古方之善

瘍醫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案公孫尼子多食甘者有益

芑姊婿徐補校

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謂苦有益於骨與此經小異而說足相發明

王安石新義疾醫以治內爲主故先味而後藥瘍醫以治外爲主故先藥而後味

吳澄三禮考注謂食醫之文無一字及醫療事皆去其稅與職而取其文合於內則僉俞庭椿復古編以獸醫屬司空舒芬周禮定本正之云當謂素問言不治已病治未病食醫者正治未病之事獸醫與

醫師以類相從亦無可疑者況所謂人無夭札將
無疵癘尤君相之責非五官所能盡也陳汲雜說
食醫與和王味疾醫專治內證瘍醫專治外證
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注泛者成而滓浮泛泛
然如今宜成醪矣賈疏宜成說以爲地名故曹植
酒賦曰宜成醲醪若梧縹清若馬融所云今之宜
成會稽稻米清似宜成以爲酒名故劉杳要雅亦
以宜成爲酒名二者未知孰是粉案宜成所出酒
美故以地名酒二者實非通也注又曰杜子春讀

齊皆爲桼文禮器曰縮酒之用元酒之尙元謂齊
者鉶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如字訓辨較杜改經
爲嘗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注清謂
醴之泲者醫內則或以酏爲醴凡醴濁釀酏爲之
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殹從酉省也漿今之截漿也
酏今之粥內則有黍酏酏飲粥稀者之清也鄭司
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
清糟或以酏爲醴漿水臆后致飲於賓客之禮有

[illegible]酏糟糟音讚與酒相似醫與臆亦相似文字不
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又漿人掌共王之六
飲水醬醴涼醫酏入於酒府注鄭司農云涼以水
和酒也元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六飲於四
飲無淸而有醴益水與涼爲六今以內則經注通
之除內則注水爲淸耕漿爲酢截外醴卽重醴也
淸卽淸糟也醫卽或以酏爲醴也酏卽黍酏也涼
卽濫也先鄭引內則淸酒及水臆又以糟爲醫臆
爲一物今內則本酒作糟臆作醷注以臆爲梅漿

與先鄭不同然則醫臆不得爲一物明矣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注引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又云澄酒是三酒也疏引鄭志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答今解可去澄字若然鄭本於此注時宜云酒是三酒無澄字有澄字者誤荅問答時禮注已行未及去之故鄭志敘其事今當衍澄字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注故書酒正無酒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今本有酒字後

鄭據司虣說加之也

陳汲曰酒正不掌酒禁而地官司虣禁飲食于市者秋官萍氏掌幾酒謹酒蓋酒正掌王朝之政令無暇及外事也必付之刑官市官之屬然後職專而事便也

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先鄭云有秩酒者給事中寺之酒秩常也常受酒者國語曰至于今秩之後鄭謂所秩者謂老臣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案二鄭說皆有據後鄭尤切當

周禮漿參酒醯醢籩兼供賓祭獨漿人共賓客而不及祭祀但主於飲而已內饔庖人言祭祀而不及賓客以賓客有外饔亨人共之也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注正歲季冬火星中又引鄭司農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政當爲正正謂夏正案先鄭依古本正作政屬上讀注不從先鄭而依杜子春改政爲正屬下訓正歲爲季冬雖與豳民二之日鑿冰沖沖有合然徵易經文殊與秋刷注鄭司農云刷除

冰室當更納新冰元謂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賈疏先鄭直云除舊納新不言秋涼而冰不用於理未當案後鄭補足其義耳非不從乎先鄭也

籩人朝事之籩先鄭云朝事謂淸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後鄭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賈疏此先鄭不推上下文勢祭祀爲義直以生人之所食解之故後鄭不用也

加籩之實蔆芡栗脯蔆芡栗脯注重言之者以四物爲八籩又云栗與饋食同鄭司農云蔆芡脯脩案

先鄭以脩替栗雖與內則合而經文實作臬字王安石新義通一說云臬爲饋食之籩亦爲加籩之實語曰周人以栗其周人尚栗歟醢爲朝事之豆亦爲加豆之實詩曰醓醢以薦其周人尚醢歟論籩豆並禮器周禮無豆人而有醢人或亦尚醢之義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故書餈作茨引鄭司農云茨字或作餈謂乾餌餅之也案故書茨是古文假借字內則有糗餌粉酏鄭注酏當爲餰餰以稻米與狼

臅膏爲餅酏人羞豆之實酏食糝食先鄭云酏食
以酒酏爲餅後鄭亦謂酏餐也引內則取稻米舉
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亦作餐字又
禮內則引糗餌粉餈釋文餈本又作粢自私反注
疏別本又異
王安石新義籩人醢人皆不言共王及世子之內羞
而曰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非共王及后世子
乃王及后世子以此內羞共其禮事而籩人醢人
爲之共之也

醢人饋食之豆蚳醢注蚳蛾子劉恂嶺表錄異交廣溪峒間酋長多取蟻卵淘淨爲醬云味似肉醬非尊貴不可得也此猶蚳醢遺制

加豆之實深蒲先鄭云深蒲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蒲柔耳後鄭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案深蒲即詩所謂維筍及蒲今俗呼爲蒲筍蒻堪爲席不可爲菹後鄭謂始生水中子是也深字訓義先鄭得之

羞豆之實酏食糝食賈疏引易鼎卦九四鼎折足覆

公餗其刑渥凶鄭注云糝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
筍筍者餗之爲菜也是八珍之食臣下曠官失君
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訓義甚曲 折與衍
王志長刪翼齊菹有須醬而成者有須醢而成者故
醓人醯人各有五齊七菹也膳夫醬用百有二十
罋故醢人共醢六十罋醯人共醯亦六十罋也
鹽人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
共飴鹽注杜子春曰讀苦爲盬謂出鹽直不用涷
鄭司農云散鹽涷治者元謂散鹽鬻水而成形鹽
呈娜嬛館補校

鹽之似虎形者飾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困學
紀聞鹽鹽引池而化山海經鹽販之澤穆天子傳
至於鹽晉郇瑕氏之地而猗頓用是起者也散鹽
煮水而成夏書青州之貢職方幽州之利齊之渠
展燕之遼東而宿沙初作者也形鹽掘地以出之
周公閱所云鹽虎形也飾鹽於戎以取之伊尹所
云和之美者大夏之鹽也後周四鹽之政倣此古
者川澤之饒與民共之自齊王之籍祈羊之守作
俑於齊至漢二十倍於古法益詳而利無遺矣

彝人祭祀以祼布彝八尊以晝布小彝六彝陳梁周

禮訓借祭天地尚質故八尊覆以疏布宗廟尚文

故六彝覆以畫布

宮人爲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注井漏井所以受

水漑蠲猶潔也鄭司農云匽路厠也元謂匽豬謂

霤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楊愼丹鉛總錄按漏

井今之滲坑匽豬今之陰溝也

舒芬周禮定本冢宰掌邦治求之主身則道德爲本

故其官屬有膳夫酒正䕶其飮食之節司裘內司

盧陵姚循補校

服謹其衣服之制宮正內宰慎其侍御之選宮人
掌舍慎其居處之宜則所以端人主之心術而絕
人欲之萌者有由矣
掌舍掌王之會同設梐枑再重注故書枑爲柜鄭司
農云梐梭梐也柜受居溜水涑橐者也杜子春讀
爲梐枑梐枑謂行馬元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
外內列王應麟漢制考按六韜治營壘則有天羅
武落行馬蒺藜之具周禮梐枑即行馬以木爲螳
螂距柴籬落用以遮陣者也黄公紹古今韻會枑

者交互其木以爲遮闌也漢魏三公門視行馬又
名杈子益元老東京夢華錄御廊立朱漆杈子路
心立黑漆杈子卽行馬也
爲壇壝宮棘門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爲門杜子春云
棘門或爲材門後鄭兩取之賈疏引左傳隱十一
年子都拔戟以逐棘門引閔二年齊桓公共門材
以證材門亦均有證據
幕人掌帷幄帟綬之事先鄭云帟平帳也後鄭謂帟
主於幕若幄中坐上承塵顏延之纂要云在上曰

帳在旁曰帷帳曰幕單帳曰幬四合象宮曰幄

掌次設皇邸先鄭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後鄭謂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爲之師田則張幕設案先鄭謂諸侯相與師田後鄭謂此掌大張之諸侯從王而師田者一則搢成舊義一則酌易前說皆愜於理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逸周書王會解外臺之四隅張赤帟而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曰爻閭此古制之可考者掌次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

祀共其帷幕幄帟可以互通

大府掌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先鄭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後鄭易爲占賣國之斥幣賈疏謂後鄭之意百官所用官物不盡歸入職幣職幣得之不入本府恐久藏朽蠹則有人占賣依國服出息謂之斥幣者謂指斥與人案幣餘職幣振掌事之餘則此之幣餘即職幣之所餘疏較先鄭爲有緣據但謂不入本府依國服出息附合注說未免臆斷且啓後人緣飾之端非經旨也

禮經會元府官理財過於詳密不知財用盈縮係天下之安危故三府各有所掌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不得行其私大府雖總其財而制之以大宰則太府亦不得行其私而用財安有不節者乎

玉府王齊則共食玉注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齋當食玉屑賈疏恐起動多故須玉以禦水氣也又云共玉屑研之乃可食案古人法制自有精義亦近人情若三輔黃圖所載漢武帝以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

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此自方士之術不可
爲訓矣
史記萬石君列傳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
滌裴駰集解徐廣曰牏築垣短板也音住廁牏謂
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牏爲竇音豆
言建又自洗蕩廁竇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楲
窬褻器也音威豆駰案蘇林曰牏音投賈逵解周
官楲虎子也窬行淸也孟康曰廁行淸窬行中受
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窬音灼曰

今世謂反閉小衫袖爲侯簫厠此最厠近身之衣
也又漢書石奮傳取親中帬厠牏身自澣洒注載
服虔曰親身之衣也並載蘇賈孟晉諸說師古曰
中帬若今中衣厠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
蘇音晉說是矣胡侍珍珠船據賈逵解周官及孟
康注以爲賈孟皆在晉前去班固爲近說必有受
且詳厠牏字義必非衣服靑箱雜記亦以牏爲溷
粱玉府凡褻器注淸器虎子之屬賈逵解周官當
是此經之佚義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故書珠爲夷鄭司農云
夷槃或爲珠槃桼敦以玉飾如夏璉商瑚之屬可
以取例珠不易得飾槃近於廢矣三代亦少此制
似宜從古書作夷槃也
陳祥道禮書古之君子必佩玉其色有白蒼之辨
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義道德忠信之
備或結或垂所以諸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通
吉凶之宜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雜非僻之心無
自外入也

吳縣鄒福保補校

胡宏皇王大紀四方職貢各有定制今大府乃以式貢之餘財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唐德宗受裴延齡之欺罔者乎王府乃有王者之金玉玩好兵器不幾如漢靈帝之聚秘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不幾如唐諸節度之獻羨餘者乎不知此周公所以近乎人情而經久可行者也王者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若一切限制之錙銖之用必計其出納須臾之欲不得以自遂使常得如文武之爲君而處之固可以恭儉而無欲不幸繼

之以廟闕之君不堪其檢制而奢侈之念不能自克於胸中鬱積磅礴之餘啓其黎怨而逞其咸虐將有一發而不可收者且夫玩好之私亦人情所不能免者也以舜之聖而猶有漆器之造以武王之賢猶不免旅獒之貢後世如漢文恭儉能惜露臺百金之費而不能無賞賜累鉅萬之私是以周公深見遠識雖不敢導人主於侈靡亦不敢強人主以所不堪使操之太促將使之傲士盤啜土硎以萬乘之尊而下爲監門逆旅之態私欲一潰必

有物發不可遏抑者故知周公之書爲不可廢也案王峯說甚深切必合大宰九式參觀之乃通澈而無弊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邦用注布泉也布讀爲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案泉布即錢皆借物爲喻地官泉府先鄭云故書泉或作錢賈疏泉與錢古今異名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先鄭曰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

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儳布質布罰布廛布又云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行時說也朱亦是錢幣之變制要非布帛之布也

王昭禹詳解古者資通而貨貝所交易者唯貝而已至太公立九府圜法始用錢以代貝此邦布所以掌於外府也周官一書半為理財國本在農國計在桑麻穀粟國用在金玉布帛特以權百物之低昂時出以佐國用之不及豈若後世窮山竭海以供鼓鑄哉

平湖張媛仿補校

司會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注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故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參互易祓總義家宰歲終受歲會而無月要之文小宰月終受月要而無日成之文宰夫旬終正日成而無參互之文財用散在有司而總匯於司會自宰夫以上又遞職其要焉

司書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

李淑寶說幽風陳王業之由不出夫耕婦饁烝葵剝棗之事孟子論王道之始不過魚鼈材木雞豚狗彘無失其時數語故周官群吏之治治此而已二歲之計計此而已後世課群吏者責辦賦稅與夫簿書獄訟之末至民生之厚與否田野之闢與否不恤也安識成周計吏之意哉翰案兩漢循吏尚有周官遺意

顧元林云財賦之入職內掌之先受法於司會而司書授之然後以法入於大府大府頒於內外等府

而職內復存其貳毋得額外多取也財賦之出職歲掌之先攷法於司會而司書驗之然後以法支於大府大府撥於內外諸府而職歲復存其貳毋得額外多用也

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注故書錄為祿杜子春云祿當為錄定其錄籍総古文多假借字漢書蕭何傳當時錄錄未有奇節注錄錄猶鹿鹿此亦其例

司裘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鄭司農云良裘王所服也功裘卿大夫所服案

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始裘獻宜早備故在中秋夏小正九月王始裘此夏禮故不與周同李氏調元箋小正以爲季秋獻功裘功裘非王所服與古注不合

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注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杜子春云虎當爲豹陳氏云天子諸侯與其臣大射賓射皆異侯者所以辨其等燕射與其臣同侯者所以一其懽

司裘大喪廞裘飾皮車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

裘陳裘也元謂廞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賈疏此周禮一部之內稱廞者衆多故書皆爲淫先鄭皆爲陳役鄭皆破從興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齎注或曰齎計吏鄭司農云齎或爲資賈疏先鄭意一部書齎或爲資也案淫廞古今異文齎作資則出司農意見也

舒芬周禮定本俞氏以司裘并下典絲典枲染人追師屨人六官皆爲冬官之屬芬按俞氏作復古編謂司空不亡盜據本經冢宰六典小宰小職及諸

之周官記之王制且以舜命禹爲司空平水土而共工則咨垂焉則司空之官實董而百工之事無與此眞天啟獨見覺漢儒以攷工記附益之者爲謬顧於此六官復以工事爲言何也芬謂冢宰掌治典亦惟求之王身求之王身道德固其本而所以輔登交修使之表裏粹然則飲食之節衣服之制皆關乎心術之微而遏人欲之萌者也又何疑司裘典絲枲諸官哉

內宰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注故

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王昭禹詳解大宰以絲枲之職任嬪婦內宰以絲枲之事教九御蓋九御勤於絲枲之事則天下無不蠶績者矣

凡建國佐后立市注建國者必面朝而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速斗山周官精義朝以聽天下之政故君立之天道也市以聚四方之貨故后立之地道也柯尚遷周官全經釋原建國之初后立市祭之以陰禮者以陰能成陽利能和義

也嗣後后不得與其事故司市職夫人過市則有罰翰案市人交易百貨粟布爲本酒漿盂飯中度主之蠶絲紝織婦人職之採政之源故后立市也出其度量淳制注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謂幅廣也制謂四長元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𠴸與質疏引趙商問答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爲四也

李覯周官論王后之尊而親蠶則女莫不執懿筐獻
種則女莫不饁南畝勤禮職則女莫不執婦道
佐后而受獻功者先鄭云烝而獻功後鄭謂與婦功
曰及秋獻功案先鄭謂冬獻功未若後鄭據婦官
謂秋爲當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而獻之于
王釋文種直龍反本或作重音同案鄭字作禾旁
作重是種稑之字作種是種之字今俗則反之又
禮經曾元獻種稑於王助于親耕也則王后不獨

親蠶亦與耕藉之事矣

石守道徂徠集周官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而已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而已漢武帝數宴後庭潛遊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官主之如預政為變倖進而正人廢讒佞入而君德敗亂是以生也

陳傅良周禮說自古極治之世無他唯人主親端人正士不使小人在側而已是以成周盛時內小臣閽人寺人之屬悉統於冢宰使人主不得以私恩

呢內臣不得以非道干故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此
先王治內之嚴也西漢制猶近古三公總九卿而
九府之官凡內臣屬焉佞倖如鄧通一有細過申
屠嘉得召而斬之況當時內臣亦參選明經之士
成拜議郎更宿王宮以備顧問如揚雄之位執戟
孔安國之掌唾壺是也東漢則不然議郎不在宿
衛人主無由親近明經之士中常侍盡宦者爲之
卒至鄭衆用事孫程始得以專廢立之權董卓終
得以成敗國之謀原其所自蓋東漢三公擁虛位

無復西漢統領九卿之職而宦者專權非三公能
制之故也
魏校沿革傳敘官內豎倍寺人之數此與寺人正內
五人皆特筆見皆不得已而用之但毋乏使令而
已多則相與比周勢且難制矣又曰易剝卦也九
一陽鎮於羣陰五率羣陰以承一陽故有貫魚以
宮人寵之象然孤陽處於羣陰之中鮮不爲所銷
喪能卦義爲剝古聖王準之自九嬪而下世婦女
御皆闕其數而不備傳春秋者復述孔子之意謂

天子一娶惟十有二女其間有待年於國者後少
者年及則長者已衰前後所御實不過數人而已
九嬪凡祭祀贊玉齍注故書玉作王杜子春讀爲玉
案說文王象三玉之連丨其貫也徐鉉注王中畫
近上王三畫均李陽冰曰三畫正均如貫玉也類
篇隸始加點以別帝王字六書精蘊帝王之王一
貫三爲義三者天地人也中畫近上王者法天也
珠玉之王三畫相均連貫形俗書不知帝王字中
畫近上之義加點於旁以別之然則周禮古文玉

爲王者以點畫誤也

敘官九嬪鄭注不列三夫人於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世婦注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女御從世婦而弔於卿大夫之喪注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賢疏王之妃妾三夫人象三公九嬪象孤卿二十七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但介數依命數爲差則王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亦四人此皆於經無正文而以理言之可補禮經之缺

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玄疾殃注鄭大夫讀梗爲亢謂招善而此惡去之杜子春讀梗爲更元謂梗禦未至也案張衡西京賦梗林爲之靡拉李善注方言曰凡草木刺人爲梗又案方言猛[illegible][illegible]之間曰梗後鄭如字訓義深長

吳澄三禮考注以女祝合於禮官又云禮所當祀不過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及群小祀而已舍此則淫祀也國家祭祀皆天子專之於外后特共籩豆而已豈復於宮中自爲祭祀之禮哉且文帝尚除祕